故乡的门

□杨军文

故乡，情真意切；故乡，魂牵梦萦。

故乡是一种乡愁，故乡是盘根错节的根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时时刻刻地牵着我的魂和心。

故乡是一种思念，寄托着漂泊千里游子的最美记忆和割不断的丝丝牵挂，每当想起故乡的时候，我总会想起故乡的那扇门。

故乡的门已成为了我故乡的象征，成为我对故乡最真切地思念和牵挂。

上学期间，每次放假回家，我总是以三步并两步飞奔式直冲家门，却在离家门口二十米的巷道里放慢了脚步，慢步轻声地走到家门口，眼睛直盯那扇铁门，两眼凝视它，静静地思考一会儿："想想家里发生了哪些变化？想象怎样给母亲一个惊喜？"

如果在春季到家，会想起家里庭院花开，院树发芽，一片春意盎然景色；如果在夏季到家，会想起家里烈日灼灼、蝉鸣不断，一片夏日酷热景象；如果在秋季到家，会想起家里秋叶飘落、果实累累，一片秋景丰收场景；如果在冬季到家，会想起家里白雪皑皑、银装素裹，一片冬意寒冷瑟景。不同的季节，不同的景色，但无论在什么季节，我总会思考同一个问题：母亲正在家干什么呢？

春夏秋冬，周而复始，故乡的门总给我无限的遐思。

想象越美，内心就越冲动，当我迫不及待地用双手轻轻推开门的时候，门撞击铃铛，铃铛响起，我想此时最高兴就是母亲了，我回家无疑是母亲最大的惊喜和快乐。

每次回家不一定总是那么幸运会碰见母亲在家，因为勤劳的母亲总是忙碌于农田，家里一般都会空无一人，给人一种空荡荡的感觉。母亲在我小时候总教育我和哥哥："娘不图你们以后能孝顺什么，如果你们还有点孝心，就多帮帮我倒倒家里的污水桶和垃圾桶。"因此我回家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帚认认真真地打扫院子，再把污水桶和垃圾桶倒得干干净净，最后把家里的门开成最大。当母亲回来看到此景，就一定能猜到是我回来了。



但也有比较幸运的时候，会遇到母亲正好在家。当铃铛想起的那一刻，母亲总会预感到我回来了。然而，当我第一眼看到母亲那一刻，母亲露出一丝喜悦和惊喜，我内心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也许就是我人生最幸福的时光。母亲的喜悦从来不用言语来表达，只是深藏于心，只是简单对我说："回来了，家里有某某送来好吃的点心，你先吃点吧！"

然后到晚饭的时候，母亲会买点豆腐，做我最爱喝的汤。汤里放满了豆腐、粉条、鸡蛋、豆角、西红柿等，美味十足，至于汤的名字是用当地方言叫出来的，关于名字怎么写，后来查字典也没查到。每次喝这种汤，我的饭量加倍，怎么喝也喝不够。母亲疼爱孩子，总是给孩子做最爱吃的饭菜，这是母爱最直接最好的表达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自己离家越来越远，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这就倍增我对故乡的思念，对母亲的牵挂。回想起母亲，她是一位非常节俭的人，舍不得花一分钱。母亲辛苦了一辈子，操劳了一辈子，却没享过一天的福。我对母亲有太多的不理解，为什么不善待自己呢？

然而，自己长大了，才彻底明白了，哥哥的婚房和婚事，自己从小到大的学费，家里仅靠父亲一点微薄收入和母亲的节俭苦苦支撑到现在，从来没向别人借过钱。原来，母亲把自己的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孩子和家庭。

如今，我们都已长大成人，母亲却倒下了，生病的母亲只能靠体弱的父亲照顾着。当哥哥三番五次地央求母亲去新家住的时候，却被母亲一再地婉言拒绝。我知道母亲已成为故乡那扇门的守护者，等待着我和哥哥回家。

我爱我的故乡，我想念我的母亲。

"18"有幸

□王秀萍

今年夏天热得出奇，只要走出空调覆盖的范围，就仿佛进了"蒸笼"。

就在7月一个闷热枯燥的下午，我突然接到喜报：我已经通过审核，正式加入沈阳市作家协会了！顿时，从心底里涌出清泉一般畅然的欢喜，那些水珠快乐地飞溅着，清脆悦耳，叮咚作响。

尤其注意到会员证编号"18"的那一刻，兴奋的心绪里，夹杂着一种久违的感动。

居然是个大家都喜欢的幸运号呢！

我自觉不是被幸运之神眷顾的人。生活里大大小小的抽奖，我永远陪跑。集体活动也不愿去争抢，所以轮到我一般都是小的、把边儿的、四号的……我也不甚在意，随遇而安，从不执着于吉兆与好运，也不期盼意外的惊喜。

记得有次朋友聚会组织趣味抽奖，最后仅剩两张签纸。我笃定选中一张，翻开一看，空白。而被我随手丢弃的那张，恰恰藏着人人艳羡的大奖。投资是崩盘的，股票是惨绿的，就连逛商场想买的鞋子也经常缺码断号……人们习惯将此称之为"命"。

可是这次，无数人心中寓意圆满发达的数字"18"，偏偏落在了我的身上。这不止是一个编号，更是文学赠予我的一份小确幸，是平凡岁月里不期而遇的温柔恩典。

这份突如其来的喜悦，像一把钥匙，轻轻打开了记忆的闸门，让我想起半生岁月里，那些素不相识的善意，那些润物无声的幸运。

十几年前，因为工作的机会我远赴厦门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个爱海的旱鸭子，对潮汐毫无概念。彼时海风温柔，海水蔚蓝，礁石错落，三三两两的游人、情侣在礁石上驻足拍照。我也学着他们，寻了一块平整的礁石坐下，沉醉于天高海阔，满心欢喜地将风景分享给远方的朋友，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，浑然不觉周遭的变化。

直到身后传来一个质朴的声音："涨潮了，快上岸吧！"我猛地回过神，低头一看，海水已经漫上了礁石，快淹到我坐的位置了。环顾四周，刚才还热热闹闹的礁石区域，不知何时已经空无一人，游人们都上岸了，只剩下我还坐在那儿美呢！

跟我说话的是一位渔民打扮的大叔，个子瘦小、穿着朴素，草帽遮住了面容。他只简单说了一句："跟我走。"

我跟在他身后。他熟悉每一块礁石的位置，带着我一块一块跳转，步伐稳妥从容。一路下来，我的鞋子一点都没有踩湿，安全回到了岸上。

我既感激又后怕，心想要好好向他鞠躬道谢。可站稳后一抬头，哪里还寻得见那位大叔的身影？！他仿佛从天而降，又凭空消失。

时间再次向前追溯，回到20年前的毕业季。恰逢事业单位招考热潮，我也曾报考过两处，并顺利上岸。但因为心底一直偏爱新闻事业，最终还是选择放弃了安稳的体制内工作。但其中一场考试的体检经历，让我久久难忘。

那次招考对身高有明确要求。排队测量时，我心中不安，怕自己差之毫厘，遗憾落选。

轮到我时，负责测量的老师耐心地指导："挺直……使劲往上挺，再挺！"我提着一口气，尽力舒展身体，努力往上拔高。直到听见他说："好！合格！"

那一刻，身后排队的考生们都轻轻笑了起来，带着善意的打趣。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，低头钻回人群里。

多年来我一直后悔，应该当面向那位老师说声"谢谢"！他原本可以尺子一压就把我打发了，却用最包容、最耐心的方式，给了一个紧张考生最大的善意与成全。陌生人之间这份细微的温暖，不动声色，却足够照亮岁月。

想到这些，我才惊觉：一路走来，我何其幸运！

还有很多人、很多事，在我人生关键的时刻帮助过我、温暖过我。考场上替我整理文件袋的学姐、单位里向我伸出橄榄枝的领导、小区边温馨提醒躲开危墙的路人、公园里推着老妈妈散步夸我孩子的游客、推举我加入区作协市作协的师长们……

"18"，我愿意把这个数字，当成岁月给我的嘉奖，当成文字给我的偏爱。原来所有的默默耕耘、所有的善良用心、所有的坚持不懈，时光都看得见啊！

那些自以为从未获得的小确幸，其实都在悄悄沉淀，最终化作一位位贵人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奔赴而来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会带着这份幸运，带着一路走来遇见的所有温柔，用心创作，踏实生活，将善意传递下去，不辜负每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暖。

人间
（组诗）

□陈家齐

时 钟

时针走过第六个刻度，
夜色也渐渐爬上了窗台。
它滴答，滴答……
把等待变成发间的一抹灰白。
有人在滴答声中长大，
有人在滴答声中离开。
时间从不对谁有所偏袒，
它只是静静的流淌，
把一切，
变成回忆里的一粒尘埃。

温 水

一杯温水，
没有任何味道。
却能温暖整个下雨的夜晚。
热气缓缓升腾，
模糊了桌角的画框。
它就静静的立在桌前，
承受着疲惫，
承受着孤单。
历尽千帆，
发现最踏实的温暖，
不是轰轰烈烈的伟岸，
而是触手可及的平凡。